

彼岸花开时

□李海州



秋分这一日，昼夜均分，海风漫过浙江海洋大学长峙岛校区。清晨，我散步到校园中央草坪的樱花林下。往日春天里如云似雪的樱花早已归于沉寂，树下的泥土间，一簇簇艳红的花，毫无绿叶衬托，静静破土绽放，像谁在暗绿色的草地上，随手撒下了一把碎红。

又是不认识的野花，我马上用识物软件扫一扫，原来是“彼岸花”，常常在文字中看到的花，竟然是长这样子的。细长的花瓣向外翻卷，边缘微微皱缩，像被风揉过的绸缎，又像龙爪张开时的姿态。花蕊长长地探出去，微微上翘，顶端带着几点深红的花药，在秋日晨曦里泛着暗金色的光。

我伸手碰了一下花瓣，薄而韧，指尖传来一丝微凉的柔韧，不似桃花的娇弱，倒有一种沉甸甸的结实。凑近了，闻不到什么香气，或者说，那气味淡得近乎一种幻觉，像是泥土深处渗出来的、潮湿而安静的气息。秋风掠过林下，花朵轻轻摇曳，绯红色花簇在沉寂的樱花树底，热烈又清寂。

继续查看资料，里面有一条提醒：此花全株有毒，鳞茎尤甚，不可采摘，不可食用。我收回了手，想不到这样艳丽的花，竟藏着这样的锋芒。仔细想也正常，漂亮的蘑菇也常常有毒，如果没有毒，又长在路边，不是很容易被采摘，也算植物的一种自我保护。

彼岸花有毒，不可亵玩，却值得细识。尤其是它的各类名字，越看越觉得神秘。

古时本草典籍称它为石蒜，因鳞茎藏于土中，模样酷似蒜头，名字里带着一股原生山野的朴素气息；又唤作龙爪花，描摹花瓣翻卷伸张，如同龙爪舒展的姿态；唐人叫它金灯花，繁花挺立，艳红透亮，恰似林

间高高悬起的灯盏……佛经之中，它得名曼珠沙华，本是天降吉兆之花，喻指天界盛放的红花。据传入东瀛，恰逢秋分前后，“秋彼岸”时节盛放，便有了“彼岸花”这个流传最广的名字。

“彼岸花，开一千年，落一千年，花叶永不相见。情不为因果，缘注定生死”。我起初只当是传说，查了资料才确认，这竟是它真实的习性——春天长叶，夏天叶枯，秋天开花，花谢之后叶才重新萌发。花与叶，一个在春，一个在秋，隔着整整一个夏天的漫长等待，永生永世不得相见。正如唐人薛涛写过一首《金灯花》：“阌边不见蓂蓂叶，砌下惟翻艳艳丛。细视欲将何物比，晓霞初叠赤城宫。”

人间的事，大约也是如此，本就少有全然的完美圆满。我们一生总在期盼花好月圆，期盼相逢相守，期盼事事周全，可现实往往多是缺憾。有的人相知却不能相守；有的事付出良多，终究难遂心愿；许多美好，总要伴着一部分错过与失去。这便是“花叶难全，人间未满”。就像这樱花林下的彼岸花，扎根同一块泥土，花叶却永远错过彼此的时节，不是命运苛责，而是万物本然的样子。它并不因为没有绿叶相伴，就收敛自己的绯红，依旧在秋分时节，尽情热烈地盛开。没有绿叶衬托，便独自绽放属于自己的风华，热烈坦荡，不卑不亢。

从初见惊艳，到辨识一个个名字，再到读懂花叶相错的宿命。花开彼岸，花叶相离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启示。不必执着万事皆得圆满，接纳世间本有的缺憾。花叶难全，人间未满。而恰恰是这“未满”与“难全”，让人间成了人间，让花成了花。

摄影 洪波雷

孙老汉家中的电话

□解启胜

93岁的孙老汉中年丧妻，拉扯养大了孙金、孙银、孙铜、孙铁、孙木五个儿子和孙珠一个闺女，如今老汉不仅可以在五个儿子城里的家轮流住，还可以随便住在五个儿子留在乡下的房子里，但往来住去，还是住在小女儿给老父搭的简易板房里最踏实，因为城里老汉实在不适应，农村老房子住着住着就漏雨成危房。

板房里，孙珠给老爸装了部电话。孙珠是最小的女儿，也已50多岁，嫁在隔壁村。前些日子孙珠上街时被车给撞了，孙老汉想去医院看看女儿，可他不敢出远门，因为上次他上街竟然迷了路，是好心人费了好大劲才带他回来，儿女儿们一再交代不能再走远，只能围绕房子周围干干活、走走路。女儿没出事前，孙老汉没在意家中的电话，他现在很担心女儿，因他只会接电话，不会拨电话，所以天天守着电话。

70多岁的老大孙金，原先给开大酒店的儿子烧锅炉，可烧着烧着大酒店竟然不是儿子的了，因为儿子赌博，把大酒店输给了别人，别人认为孙金烧锅炉有经验，于是还是让他烧，他自己不会用智能手机，一部老年机平时就接接下辈们的电

话。儿子当酒店老板时偶尔给爷爷打打电话，如今儿子不但输了酒店，连老婆也和他离婚了。

老二孙银，自己生了三个丫头，因其爱女个个如掌上明珠，别人又偷送给他一个女孩，他成了“四朵金花”的银爸爸。因为老二没生儿子，孙老汉一直耿耿于怀，也不愿意上他家门，还为此逼着二儿子和二儿媳离婚，父子俩闹得相当不和谐。如今老二的四个女儿都嫁在城市里人家，四个女儿凑钱给老二夫妻在城里买了房，老二媳妇长年累月给女儿们带娃，老二白天在小区当保安，晚上就打打麻将甩甩牌。

老三孙铜，高考落榜后，经人介绍，考了“四小证”，当了一名海员，后来从水手干到了三副，常年漂泊在海上，海上信号时有时无，休整期间，他也是和其小家庭成员去游山玩水。

老四孙铁和老五孙木是双胞胎，孙铁大了拜师学铁匠，孙木大了拜师学木匠。后来铁匠生意不好，加上自己酒喝多了患了脑梗，如今一瘸一拐在城里当清洁工。孙木干着干着就成了城里的木匠装修工。

孙老汉守着电话感觉有十天半个月了，

电话也一直没有响动。那天他刚好遇见从城里打工临时回来的同村人贾华，他问贾华为什么家里的电话这么多天一直都没有响，是不是坏了，能不能帮忙去看一看。贾华隔着窗户朝电话机看了看随口就说：“老爷子，电话机没有坏，我回来的路上看到小城镇在改造，电线杆子都拆了，肯定是电话线断了，过些日子接通就好了。”于是孙老汉继续守着电话。

原先孙老汉不在意电话，每天早睡早起，要么去房前屋后捡柴火，柴火堆满了五个儿子留在乡下的房子；要么去菜园拔草锄地、施肥浇水，家里角角落落堆满坛坛罐罐的咸菜头、泡辣椒、醋大蒜、酱黄瓜。孙老汉在房前屋后一大片空地上种南瓜、红薯、玉米、芝麻和棉花，把熟了的棉桃一大清早摘了一大堆放在门口，他整日整日剥棉花，为的是让城里的孩子能盖上自己弹的新被子。每年过年，儿孙们都是空车来，满车回，装的都是老汉种的土特产。

五个儿子每年每家给老爷子1000元，作为其在家养老钱，平时生活主要靠女儿孙珠照顾。孙老汉平时除了有高血压外，就是记性越来越差。勤劳惯了的孙老

汉，自从得知女儿出车祸后，一直焦虑不安，吃不香睡不着，也忘了吃药，他把这些年儿子们给的钱分成五份，用布包好分别塞在五床弹好的棉被里，然后就逐个想六个孩子……

老大现在过得不好，老实巴交的老大和焦头烂额的大孙子，现在不打电话也正常；老二是从来不给自己打电话的，自己也习惯了；老三估计出海去了，手机可能又没信号了；老四说话还歪着嘴，更别指望他打电话了；老五生意一单接一单，装修一家接一家，白天黑夜地忙，他的确没有空给我打电话；平时打电话最多的是老六，可她现在……

孙老汉想着想着一歪头睡着了。又不知过了几天几夜，孙珠在医院里终于苏醒过来，她想到了给爸打电话，电话通了，可没人接。孙珠立即联系五个哥哥，于是家家都给老爷子打电话，都打通了，都没人接。

在给孙老汉办理丧事期间，贾华问孙珠：“你家老爷子的电话线接通了吧？”孙珠愕然：“什么电话线，我给我爸装的是无线电话。”

两张网

□陈斌

海叔这些日子总感觉手里空落落的，他想看女儿阿海织的无形网了，那张在手机里亮着、喊着、卖着海鲜的网。

阿海和女婿还在岛上的新屋住着。每天刚入夜时，阿海都会织无形网。她先把村里捕的肥膏蟹在灯前摆几只，在镜头里晃一下，挂上小黄车，喊一嗓子上链接，里面掺杂地道的乡音和现编的笑话，说完话后亮出亮闪闪的带鱼。在直播间喊几个小时后，一家人就可以拿到利润极高的海鲜单了。村里谁家的货压了舱，阿海也常顺手在镜头前提一嘴，能带多少带多少。

自从退下渔船，海叔很少上网。他时常出入一些茶馆饭局，听惯了东家长西家短，突然怀念起了女儿的“无形网”。一指头点进屏幕，那股热热闹闹儿直冲脑门，顿时满心欢喜。

礼拜天上午，海叔特意去了一趟新屋。阿海见到他竟吃了一惊，正要去拿的带鱼抖了一下。

中午，阿海专门为他开了半船肥膏蟹配鲜带鱼的单。海叔甩开膀子搬了起来，搬着搬着，那股久违的劲头又回来了，干

得满头大汗。阿海和团队笑咪咪地望着他，眼里满是欢喜。“慢点儿搬。”阿海小声地提醒着他。

“好长时间没接到这样的爆单了。”海叔说。

干完活，阿海从后台给他又截了几张订单图。海叔高高兴兴地上了三轮车。阿海和女婿站在门口，望着父亲走的方向久久不肯离去。

过了段时间，海叔又想看“无形网”了。老伴见他没空去新屋，就去集市买了一小台旧手机，给他点开一大段网红卖生鲜的直播。可是，海叔只看了几眼就把手机推开了。

老伴说：“这‘无形网’是城里的大牌呢。”

海叔却说：“我怎么觉得这吆喝哪儿不对呢？”

老伴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实在不行，你把阿海叫来，给咱织一回‘无形网’吧。”

海叔给新屋打了一个电话，是阿海接的。阿海高兴地说：“你想看闺女织的‘无形网’，那过来吧。”话虽这么说，声音却比刚才轻了些。海叔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过去一趟，油

钱比卖海鲜还贵。”阿海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那等妈的风湿病好点，你们一起来吧。”

后来，老伴的风湿病轻了些，海叔把阿海叫到了老屋。老伴去了一趟码头，蟹、网箱、补光板，能想到的都备齐了。阿海在这里坐下，等台风过去，就开始直播。把蟹装进网箱，阿海又叫他找一块补光板。海叔到外面寻了半天，也没找到合适的，只好把一个手电筒换上满格电池，架在网箱上。阿海的脸色沉了下来，一边播着一边叹气，播完后就催父亲送她回新屋。

“闺女，你急啥呀？”海叔说。

“你女婿对不好账，这回准得忙疯了。”阿海担忧地说。

海叔从镇上开会回来，急切地跑到织“无形网”的手机前，凑近看了一眼屏幕。奇怪！里面居然听不见女儿直播时那股浓浓的乡音。他移开手电筒，点开一条短视频匆匆看了看，又听了一会儿，突然皱皱眉，说：“不对呀……”

海叔给新屋打了一个电话，是女婿接的。女婿说：“你闺女病了，快过来一趟吧。”

海叔吃了一惊，赶忙开车往新屋赶。

阿海正躺在床上养着，见到父亲，她的病好像立刻去了一半。她拉住海叔的手，不停地问这问那。

中午，阿海给他看了半场“无形网”，卖的是村里的滞销货。海叔看得津津有味，脸都红了。

同样一个人播的，为啥老屋的和新屋的不是一个味呢？海叔不解地问。

阿海笑着说：“可能‘无形网’和人一样，水土不服吧。”

“哪能呢？”海叔说。

阿海叹了口气，说：“闺女在你那儿总惦记着全村，心里没底，就织不出有魂的‘无形网’了。”

海叔听了，心里忽然一颤。

临走时，阿海又给他拿了一大叠订单表。海叔说：“拿两张就行了，过两天我还过来呢。”阿海说：“你不是很忙吗？”海叔说：“再忙我也过来。”

说这话时，海叔突然把头转了过去。他不想让女儿看见自己眼里的泪水。